

第二十章 傳教士們

三月的第三個禮拜，給人以虛假的感覺，春天終於到了。但是，隨後的幾天，氣溫急劇下降。太陽升起後，蔚藍清澈的天幕下，草地仍在寒冷的晨凍裡沉睡，凝成雪蓮般的朝露，從每片草，每張葉，每根樹枝上挂下來，就像慶祝復活節的蛋糕上的糖霜。草地四周，一片靜謐，圍繞草地的哥特式建築，灰色的教堂鐘樓，落地窗戶和屋頂齊高的圖書館，紅牆白窗的三樓宿舍，沿山坡建起的花崗岩平緩台階，漫延伸展的窄長拱頂迴廊，著名詩人或哲學家的銅雕像，鋪著各種顏色的石子路，錯落有序地座落在地勢較高的山丘頂上。視野的盡頭，望下越過覆蓋矮鬆針葉和稀稀疏疏的野生植物的圓形山嵐，能看到大倫敦市的整個西北角地區。

1572年，一個名叫約翰裡昂的地主，以修築一條通向倫敦幾十英裡的公路作為代價，向伊利沙白一世女王申請獲准為當地數十名農民的男性子弟辦一所學校，從此在這裡奠定了學校的基礎。歷近293年後，這裡已成為舉世聞名的頂級學府：哈羅公學。從這間學府畢業，等於拿到進入牛津劍橋的門票。無論入學要求多麼挑戰，讓自己的子女進入這間學府，是上至王室公侯，下至有產階層，成千上萬大英帝國裡有點身份的家長們夢寐以求的理想。

草地四周的靜謐被年輕人的喧鬧聲打破。一群穿著公學校服的清一色男生正在走來，給恬靜如畫的校園帶來一片生氣。他們戴著繞深藍絲帶的英式硬草帽，盡管天氣很冷，天藍色的西裝外套，仍透著裡面雪白的衬衣。他們當中幾個長得比較高大成熟的，穿著同樣的校服，顯然是根據學長制度帶隊的高年級學生。跟在這群英俊瀟灑，精力旺盛的少年隊伍後面，是一對年輕夫婦。他們是新婚的高易和艾瑪。

高易穿戴著高筒帽，深藍色厚呢大氅，格紋呢西裝，羊皮手套，和馬靴。艾瑪的衣著也做了適應英倫氣候的改變：套在最外面的白貂皮大氅，胸前別著翡翠胸針，和大氅連在一起的蕾絲邊軟帽，裹住了她紅褐色濃密的髮，僅露出白皙的耳垂下挂著一對翡翠耳環，胸針和耳環都是高易的父母贈送給她的結婚禮物；大氅裡，深綠色天鵝絨連衣裙，袖口，領口，裙邊鑲威尼斯鉤針花邊，長到前臂的鹿皮手套上三顆鈕扣統統扣上；腳蹬淡紅色平底靴。

“喬治，我怎麼聽不懂這些學生在說什麼？”

”喔，他們在講拉丁語。你在寄宿學校學過的，對嗎？“

”學過兩年，全忘了。說拉丁語是這間學校的規定？“

”等見到布特勒校長時，就會明白了。“

高易和艾瑪是3月14日在高易家鄉蘇格蘭玻斯郡浸禮會教堂舉行的婚禮，原籍同為蘇格蘭的凱塞克大班夫婦代表女方家長出席婚禮后，立即返回上海，留下新婚夫婦和從上海一路跟來不離左右的嬾嬾拉妮在英國度蜜月。蜜月期間，高易和艾瑪訪問了艾瑪曾經度過8年青少年時代的女子寄宿學校，和在蘇格蘭東南地區的嘉典老家的親戚。然後，他們坐蒸汽火車南下，造訪哈羅公學，向布特勒校長遞交一份托馬斯牧師的私信。嬾嬾拉妮受不了英倫殘冬的寒冷，病倒在倫敦旅館，沒有跟他們一齊來。

通向校長辦公室的小徑從環繞校園的石子大道叉開去，一邊是白樺樹的林蔭，一邊是長滿牆頭草的教堂磚石建築。路過教堂門口時，艾瑪拉著高易進入教堂，瞻仰片刻，不禁為這裡的一切而驚艷：平底拱頂的七彩玻璃窗戶上拼出聖經裡的故事，12根漆成朱紅色的大柱，底部裹著波濤形的鍍金箍，頂部托著漸漸展開的雲霄形石膏，和繪著天使的天花板連成一氣；天花板的中央，直立的天窗圍成一圈，高高的窗台上密密麻麻地擺著點燃的蠟燭，無論白天黑夜，照耀下方幾百張連成半弧形的階梯椅子，每把椅子都朝著弧形所對的圓心中央，那裡是鋪著綠呢的牧師講壇。

”時間快到了，走吧。“高易催促還想再逗留一陣的艾瑪離開教堂。

校長辦公室就在教堂邊上。一位年輕秘書坐在門廳的接待桌后裡聽取了艾瑪的介紹，彬彬有禮地把高易和艾瑪帶入校長辦公室。門旁，古老的座式掛鐘敲了九下，托馬斯牧師告訴過艾瑪，每天這個時候是布特勒校長接待訪客的時段。

校長辦公室裡，給人的印象到處都是書。除了那幅交叉雙箭下獅子直立的哈羅公學校徽和本校校友詩人拜倫贈送的兩篇詩稿之外，牆壁四處被高高的書架蓋滿，看到一半的精裝羊皮封面的書籍夾著書籤攤在窗台上，幾本厚厚的書疊在茶幾上，從三個方面擋住了留著隔夜茶的藍花瓷杯，書桌上疊起的書本更多，書本底下或之間壓著大大小小的紙片，記載各種讀書心得。目光透過高高低低的書籍障礙，艾瑪看到了正坐在結實書桌后面的校長本人。

布特勒校長，看上去比32歲的實際年齡要老一些，長年累月的勞心而少勞力的生活，不光使他的頭髮微禿，還有掛到胸前的胡子，都已出現灰白。他的眼睛深陷有神，身材高瘦，手指細長。他的父親是35年前哈羅公學的校長，他本人畢業於哈羅公學和劍橋大學三一學院。自從擔任哈羅公學的校長后，他把時間不均等地分成兩個部分，一個部分用來處理公學的事務，另一部分用來做拉丁詩文的研究，他是本世紀英國最杰出的拉丁詩創作者之一。

“啊，高易律師，艾瑪女士，托馬斯牧師介紹的，請坐，”校長聽完年輕秘書的介紹，細聲細氣地讓座。

艾瑪和高易找了兩把書堆得不太多的彎臂椅，推開書后坐下。艾瑪把托馬斯牧師托付的信交給校長。

”難，明年有點難，”校長看完信后，自言自語，然後對艾瑪說：“托馬斯牧師是我在劍橋的學長，我進劍橋的第一年，是他在劍橋的最后第二年，下一年他就榮獲神學博士從劍橋畢業了。他在信裡，推薦幾家遠東洋行大班的兒子明年來報考哈羅公學，希望我

推薦給入學考試做準備的輔導老師。要做到這點並不難，每年大英帝國在全世界的領地裡有上千子弟要來報考幾百個名額的哈羅公學，為了不浪費這些子弟的時間，哈羅公學鼓勵他們提前半到一年來這裡，安排接受老師的輔導。托馬斯牧師信上介紹的幾位子弟，我可以提供同樣的幫助，讓他們為非常挑戰的入學考試作好準備。但是，明年入學恐怕不行，因為明年給來自非本地區的學生名額，要減少，除非我跟那個方面達成新的協議。“

校長說到”那個方面“時，伸出細長蒼白的手指，指指窗外。

”請問，是哪個方面？“艾瑪不明白校長的意思。窗外，是指老天爺嗎？

”校董事會。“校長回答。

然後，校長告訴艾瑪和高易，哈羅公學作為“公學”從辦學那天起，按照創校人約翰裡昂制定的規矩，必須首先滿足當地（本教區）子弟的教育，多余的名額才能給非本教區子弟享用，那怕這個非本教區的子弟是王子，也要服從這樣的順序。校董會是監督校長辦學的機構，如果他，布特勒校長，在招收學生時違背本地子弟優先的條款，校董會可以罷免校長的職務。據瞭解，因為教區擴展的原因，明年本教區的適齡入學子弟會增多20%，相應地，留給非本教區的名額就要砍去同樣多，這就是校長為托馬斯牧師介紹的幾個子弟感到明年入學悲觀的原因。

“我和校董會一直在尋找和磋商不要削減非本教區的名額，但是至今沒有找到不違背約翰裡昂先生意願的辦法。本教區子弟入學的費用都是由約翰裡昂的遺產基金會支付的，所以本教區子弟不用操心那份昂貴的學費。”

“那麼，我能不能冒昧問一下，隨著學費的增長，有一天，約翰裡昂的遺產基金，會不夠支付本教區子弟的學費嗎？”高易問。看得出來，他是經過猶豫該不該開口，才問了這個問題

”為了避免遺產基金有一天會不夠繳學費，校方對漲學費採取很謹慎的態度。而不能大幅漲學費，就限制了學校的擴展，無法增加招生名額，使非本教區的子弟入學更加困

難。學校面對的是一個不美妙的循環。”校長很有誠意地解釋。

”校長，您和校董會有沒有想過，設計一種既可不削減非本教區的名額，又保證本教區子弟將來在學費漲到付不起的時候依然有就學保障的安排？請原諒我，初次造訪，對貴校的事情多嘴唐突。“

”不，一點沒有唐突。我聽得出來，您，高易律師，對削減非本教區名額，一定有很具創意的見解，請講。“

高易向艾瑪望了一眼，從她的目光裡得到贊同他發表見解的認可。

”凍結本教區子弟的學費，“高易說，”每次漲學費，全部由非本教區的學生負擔。這樣一來，貴校的財源豐富，有能力擴展，招收更多的本教區和非本教區的學生，再也不會出現為了滿足本教區子弟入學而砍掉非本教區子弟名額的局面；或是學費漲到哪麼一天，遺產基金根本不能負擔本教區子弟的學費。“

“聽懂了，”校長對高易的建議又驚又喜，“這是一個非同尋常的見解！高易律師，我想把您剛才的見解拿到下次校董會上去討論，您不會見怪吧？”

“當然不。相反，我會感到很榮幸。“

接下來，校長推開書桌上的書本，在書本圍繞的桌子空間上寫了一封給托馬斯牧師的簡短回信，請高易夫婦帶回上海。看得出來，他是經常寫這種信的。就在高易覺得該起身告辭的時候，艾瑪問了一個意外的問題：

”校長，您能不能告訴我，如果一個孩子，生長在上海，將來預備報考貴校的話，他從小應該作些什麼準備？“

”拉丁文，和射箭。“校長饒有興趣地回答，”本校規定，進入本校第二年，學生一律必須講拉丁語，不光是上課講，下課以后的生活裡都必須隻講拉丁語，不講英語。所以，在入學考試時，對拉丁語的考核要求非常挑戰，每一個想報考本校的學生，必須在拉丁語上做好準備。至於射箭，那是創校人約翰裡昂先生定下的必修課，為的是讓男孩子從

小有尚武的精神。如果一個報考本校的學生，能在射箭場上露一手，對獲取入學會有很大的幫助。“

艾瑪聽得十分認真，沒有看到高易向她做該告辭的手勢。

”校長，三小時后，我們要趕從倫敦查林十字火車站出發的火車，我們必須告辭了。您的信我們會帶給托馬斯牧師的。“高易說。

”祝兩位旅途愉快，“布特勒校長立即站起來送客。這時，高易夫婦才看清這位大學者長得有多高。

高易和艾瑪搭火車是要去南威爾士洛克郡，應邀參加一個浸禮會為有志去中國傳教的神學院學生舉辦的座談會。邀請是托馬斯牧師安排的。他們在離開公學后，坐出租馬車及時趕到泰晤士河北岸的查林十字火車站。

”艾瑪，剛才你是為誰家的孩子打聽，在上海為報考哈羅公學做準備？“高易在火車的餐廳裡坐下后問。

”我們的。“

”天哪，我們才剛結婚呢！“

”這就是男人和女人的不同。“

”哈羅隻收男生，你怎麼知道我們將來的孩子是男孩？“

”多生幾個，總會有男孩的。“

高易聽完后大笑不已，直到餐廳的侍者遞來菜單。他們點了豌豆湯，煎比目魚，牛腰肉土豆泥，桃脯果凍，印度紅葡萄酒和雪利酒。

餐廳四壁糊著色彩高雅的牆紙。餐桌上鋪著潔白干淨的桌布，上面擺著彩繪的瓷器餐具，鍍銀刀叉，和擦得閃閃發亮的玻璃杯。杯壁上反射出盛湯的碩大淺碗，周邊點綴綠色香菜的金黃魚片，和車窗外快速掠過的景色。火車正在穿越一會兒分開，一會兒合攏的樹尖，透過連綿撲來的樹干影子，看到籠蓋在殘冬初春下的英格蘭平原，褚紅的枯葉，裸露

的岩石，庄嚴的風車，恬靜的農舍，宛如鄉村詩集裡的插畫赫然搬上了拉開薄紗窗帘的車窗。。。直到夕陽西沉。

在火車的包間裡度過兩夜一日后，第三天清晨，高易夫婦到達了神學院所在的哈弗復德市。這裡是南威爾士洛克郡的首府，浸禮會在這裡有一間歷史悠久的哈弗復德神學院。

滾滾濁水的克萊陶河將哈弗復德市分成東西兩個部分，東岸是熱鬧的集市，西岸是聖馬丁，聖瑪麗，和聖圖馬思三個老教區。哈弗復德神學院座落在西岸三個教區的交界處。和高易夫婦剛訪問過的哈羅公學的豪華教堂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哈弗復德神學院顯得那麼古朴無華。

十字架下的磚石鐘樓，衬著天幕，孤傲地聳立，俯瞰遠處曾經是羅馬人所建的花崗岩城堡廢墟，和因日照充足野生植物成長茂盛的山坡。鐘樓下，一條柏樹參天的林蔭道，將大路引到神學院卑微的木質門口。進了門口，再穿過一條鵝卵石的小路，就來到了牆縫裡長滿青苔或牆頭草的神學院主樓。

高易拉動伸出主樓門外的門鈴把手，門鈴在門另一邊發出鈴錘敲擊生鏽的鈴壁的沙啞聲響。

一位頭戴硬梆梆的黑色寬邊帽的老教士，黃皮鞋上裹著顏色不太配的綁腿，樂呵呵地開門接待了他們。老教士紅潤的臉頰，和鼻子底下修成往上翹起的濃密白胡，活脫一幅紅顏白發的寫真。

“這是托馬斯牧師在上海給我們的介紹信和邀請信。”艾瑪從銀色的手提包裡掏出兩封信，“我們要找院長戴維斯博士。”

“鄙人就是。”老教士看了來信，顯得很高興。“啊，遠東來的教友，歡迎，請跟我來。座談會就要開始了。”

老教士伸出手，邀請高易夫婦。艾瑪看著老教士滾圓的手指和腰圍，斷定神學院的伙食一定很棒。

走廊的木質地板在三人走過時，按照地板在該處的磨損程度發出輕重不一的響聲，使高易聯想起當年自己的律師事務所在上海剛開張時，無錢修繕的地板狀況。走廊盡頭是神學院裡最大的教室，教室裡已坐滿穿著白領黑衣校服的青年學生們和戴著各色寬邊帽的神學教授們。看到教室裡陳舊的木板桌椅，洗擦得灰白的黑板，艾瑪覺得這裡的一切，比自己在上海用教堂舊舍為華人兒童當作教室的條件還差。可是，就是他們，這個在英國的浸禮會，每年要募捐上萬英鎊，源源接濟在中國的傳教事業。

院長戴維斯博士引著高易夫婦走上講台，在用帆布作靠背的折疊椅上坐下，教室裡原有的喧談聲輕了下來。講台上就坐的還有一位胸前長排鈕扣緊扣，一身黑衣外套，漿洗綁硬的白色高領非常顯眼的中年牧師。

“女士們，先生們，”院長戴維斯一開口，引起一片笑聲，因為台上台下除艾瑪外，出席者清一色為男性。老成的院長不為所動，繼續講下去，”今天的座談會，有三個內容：第一個內容是請我杰出的教會同仁韋廉臣牧師（說到這裡，朝中年牧師點頭），向大家報告他為既將遠赴中國傳教之行所做的準備。第二個內容，是請從中國遠道而來的艾瑪嘉典女士，向大家介紹她在中國向華人兒童傳教的經驗。第三個內容，請本校教授和同學討論，為了赴中國傳教，如何改進本校教育。“

艾瑪聽到要請她介紹“向華人兒童傳教的經驗”，很緊張。靠她在華人兒童收容所辦學的經驗，與其說是在傳教，還不如說是在做慈善。她朝高易求助地看去，得到的卻是后者贊許的目光，似乎對妻子能在大庭廣眾之前發言，感到很驕傲。就在她為該說些什麼而發愁的時候，韋廉臣牧師的開場白，更使她窘得幾乎坐不住。

“各位先生們，”站到台中央的中年牧師開講，“和艾瑪女士相比，我隻是月光下的螢火虫。因為艾瑪女士，她的傳教事業在中國早已展開，而我的傳教活動，八字還沒有一撇。這次我要去中國的終點，是一個叫煙台的北方城市。我之所以選在那個城市，或者說，我之所以派往那座城市，是因為浸禮會在煙台基地的霍爾博士患霍亂去世了，霍爾博

士是在照料霍亂病人時感染的。”

“霍爾博士照料的是西人還是華人病人？”有學生問。

“都有。”韋廉臣牧師的聲音有點沙啞。“所以，我對遠赴中國傳教的第一個準備就是心理準備：在一個衛生條件惡劣的國度裡，為了拯救別人的靈魂，隨時準備犧牲自己的肉體。。。”

台上台下響起掌聲。

“在我說到其他的準備前，“牧師等掌聲平息后，說，”我想先和大家分享我所瞭解的中國，然后告訴各位，根據我對中國的瞭解，我作了哪些準備。中國是什麼？中國是土地，人口，和歷史。中國的土地比整個歐洲還大，中國的人口佔全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中國的歷史有五千年，在古希臘之前一千年，中國就已經有了完整的政府。

”所以，針對居住在遼闊土地上的入口，我的第二個準備就是學中文。和我們在英倫各地直到北美到處都通用的英語不同，因為疆域寬廣，不同地區的人口來往不多，造成中文在中國各個地區的發音不同，比如說，在香港或廣州，中文用粵語發音；在上海和揚子江下游，中文用滬語發音；在北京和天津，中文用官話發音。粵語，滬語，官話，書寫相同，發音卻完全不同。開始，我原以為將被派去廣州傳教，在倫敦學了粵語。可是，因為霍爾博士的不幸去世，我被改派去煙台傳教，而煙台的中文同官話相近，所以，我到了中國，或者說是在去中國的旅途上，就要改學官話。對了，順便問一下艾瑪女士，從粵語改學官話，大概需要多長時間？“

”這個問題，還是請我的中文老師來回答，“艾瑪紅著臉指指高易。

”如果有粵語基礎的話，再花一年時間學官話，可以應付日常的生活用語。“高易從容地回答。

韋廉臣表示謝意，向高易點頭。”所以，在去中國傳教前，不光要學中文，而且要學對中文，不然，到了中國，你無法同當地人溝通。

”我的第三個準備是針對五千年的中國歷史，在赴中國前學習科學知識，特別是學會做一些化學和物理實驗。同我們一樣，中國人相信奇跡，不同的是我們相信世界萬物都是神創造的奇跡，而中國人在五千年的歷史裡積累了用陰陽五行解釋天上地下的一切。驅除他們這種類似巫術的無知想法，就是舉辦講座，用化學和物理的實驗，把關於自然規律的真實觀念灌輸給中國人，用摸得著，看得到的科學實驗結果，使他們信服主宰自然規律的神的存在。兩百年前，天主教的傳教士就是用準確預測日蝕來打動中國皇帝，獲得准許傳教的。今天，我們要用類似的方法，打動無論是飽學經綸的中國學者，還是目不識丁的販夫走卒，使他們相信，我們的教會代表真理。”

“韋牧師，您可以具體介紹一下有哪些科學實驗嗎？”一個兩眉之間有一條疤痕，形成“T”字型的學生問。

”物理中的磨擦生電，同性電子相排斥，異性電子相吸引，光學中的折射反射，化學中的酸鹼中和成鹽，等等，如果這位同學感興趣的話，我介紹一本傳教士前輩哈德勝戴勒博士寫的《傳教指南》，裡面有很多有趣易學的科學實驗。總之，請各位有志赴中國傳教的同學牢記，一定要在精通神學的同時，在科學實驗裡補課，不能偷懶。這就是我要和大家分享三項準備。“

”那麼在適應中國的生活習俗上，您有什麼可推薦的嗎？”同一個學生問。

”很遺憾，關於如何作生活上的調整，我想已經在中國生活多年的艾瑪女士，比我更有資格回答你的這個問題。“

”艾瑪女士，您能說幾句嗎？”學生轉向艾瑪。

面對上百雙殷切期望地看著自己的目光，艾瑪的心裡在快速打鼓。跟那些到了中國后穿上當地衣服，住土著房子，吃中國飯菜的深入中國內地的傳教士相比，自己在上海公共租界裡，出門坐雙架馬車，在家有嬾嬾拉妮跟隨，天天不誤下午茶的生活，哪裡談得上是適應中國的生活習俗？

艾瑪在掌聲中站立起來，韋廉臣牧師坐下，將講台給了她。

院長戴維斯博士並不清楚艾瑪內心的為難，但是他看出艾瑪並不習慣在大庭廣眾發言，於是擺擺雙手，平息掌聲。

”各位先生，請大家尊重艾瑪女士的意願，先請她和我們分享她在中國傳教的可貴經驗，然后再提問題，好嗎？艾瑪女士，您可以開始了。“

艾瑪又向高易看了一眼，高易站起來，向她耳語：

“不要管聽眾的要求，你就從兒童收容所說起。”

艾瑪鎮定下來，有點結巴地向大家說道：

”其實。。。我參加傳教是來自一個偶然的機會。托馬斯牧師跟我說過，人在閒暇時不要感到無所事事，在上帝的引導下，一定會成就大的事功。我從蘇格蘭的女子寄宿學校畢業后，因為我的家庭在上海，所以我就去上海定居。剛好那個時候的中國，爆發了長毛和辮子兵的內戰，戰火漫延到上海郊區，租界裡出現華人難民潮。你們大概都已知道，中國是個貧富不均的國度，有的難民帶著很多銀子和仆人逃到租界，有的難民連一雙像樣的鞋子都沒有。在這些比較窮困的難民裡出現了流浪兒童，有的是戰爭孤兒，有的是雙親都在，但是家裡養不起，隻好流浪街頭。冬天快到了，為了免於流浪兒童凍死餓死，我參加了浸禮會托馬斯牧師的募款活動。把捐來的錢用於發放衣物食品。可是，流浪兒童，人數越來越多，而且不善管理給他們的衣物。為了這些可憐的孩子有溫飽的保障，在教會的幫助下，我辦起了兒童收容所。。。”

如果說，開始的時候，艾瑪有點結巴，現在的她越講越有信心。她從如何在收容所裡向華人兒童光是供吃供住，到提供學習技藝的謀生課程；從請中國學者替孩子們掃盲，到委任最先受洗的阿芳替孩子們講解中文聖經；從阿芳受戰亂的苦難身世，到耶穌如何答復阿芳的祈禱使她母子團圓，一一道來。除了艾瑪的聲音，整個教室鴉雀無聲。隻有鐘樓傳來的鐘聲，告訴人們流過的時間。

“現在，我的華人兒童收容所裡，一共有47個孩子，其中15個孩子已經受洗。還有兩位家長也已受洗。這就是我卑微的傳教經歷。謝謝戴維斯院長給我這個機會和大家分享我的傳教經歷。”

艾瑪向聽眾鞠躬，坐下。

高易率先站起來鼓掌，全場站起來鼓掌。艾瑪重新起立，連連鞠躬道謝。

”各位如果沒有什麼問題的話，我想開始座談會的第三個內容：請本校教授和同學討論，為了赴中國傳教，如何改進本校教育。“戴維斯院長等大家終於重新坐下后說。

“艾瑪女士能不能回答我剛才的問題，為了傳教，如何為適應中國的生活習俗做準備？”那位眉宇間成”T“字形的學生重拾舊題。

”對不起，生活習俗上的準備，我能分享的不多，“艾瑪從容地坐著回答，她覺得經過剛才的發言，對獨擋一面的問答再也不膽怯。”我去上海是和家庭團聚，事先沒有想到會加入傳教事業，所以談不上做了適應中國生活習俗的準備。不過，同中國教友的接觸，使我瞭解到一些特殊的中國習俗，我們必須尊重，不然會引起意外的不愉快。比如說，在西方，白色是用在婚禮上吉祥的顏色，在中國，白色是用在葬禮上晦氣的顏色，所以你千萬不要穿著白衣服或用白紙包禮物去慶賀中國友人的婚禮。再有，如果你覺得有必要提醒中國教友遵守時間，送一口鐘做禮物，那樣的話，你就犯了大錯！因為，在中文裡，‘鐘’字和‘終’字發音相同，送一口鐘相當於‘送終’。你要避免犯這類錯誤的最好方法，就是到中國后，尋找華人當幫手。我就是因為有一位叫阿芳的女孩，她的故事我剛才提到過，做我的幫手，才懂得了這些中國習俗。希望我講的這些例子，能幫到你。”

又一輪的掌聲后，座談會終於在校長的引導下，開始正式討論為了傳教如何改進本校教育。

古典文學教授羅斯博士第一個發言。他是倫敦大學金質獎獲得者，曾去印度傳教。他的建議是，將他為印度學生上課用的小冊子，改寫成教科書，放進哈弗復德神學院的

課程。

“這本小冊子的名字叫做《如何通過偉大的考驗》，盡管是寫給印度學生的，它會幫助未來的傳教士瞭解應該給還未受洗的年輕人灌輸怎樣的做人理念。”羅斯博士總結自己的提議。

古典文學教授的提議引起戴維斯院長和教授們頻頻點頭，卻沒有在學生中贏得同樣的反響。

“我覺得改進本校的教育應該從剔除那些無用的課程開始，”那個眉宇“T”字形的學生接著發言，在學生中喻地引起附和的聲音。

”能講得具體一點嗎？”戴維斯院長和藹地問。

”歷史系的世界通史，名為世界，其實不過是歐洲史。對我們希望去遠東傳教的學生來說，這是不夠的。我要求，以囊括埃及，印度，伊朗，中國在內的真正的世界史來取代歐洲史！”

學生中一片附和的聲浪。

”還有，我要求以近代語言的學習，取代希臘語和拉丁語的研究。既然我們赴遠東前要學習東方語言，為什麼不把學希臘語和拉丁語的課程，讓位給學東方語言的課程呢？”學生中附和的聲浪更高。

戴維斯院長臉色變得嚴肅起來，他覺得該位學生對改進本校教育的言論，有點出格。希臘語和拉丁語是研究神學的工具，東方語言是傳播神學的工具，在還沒有精通神學之前，怎麼能越過研究神學的這個階段呢？光精通東方語言而不精通神學的人，是語言學家，而不是神學家。但是，戴維斯院長不想在這個時候出面駁斥，他想聽到學生們全部的真實想法。

學生們紛紛提出意見。有的要求減少嚴格的希伯來語考試，有的提出用講究實際的現代科學取代形而上學的哲學研究，更有學生提出對所有的課程做檢查，凡是用兩個世紀

以前的教材的課程全部停教。學生們熱烈的情緒和教授們的冷淡反應，剛好成鮮明對比。幾乎在每一個學生的建議提出后，都會引來教授們的嘆息。是呀，有的提議簡直是要求上帝放寬尺寸，出格到教授們認為該開除提議學生的地步！討論在熱烈的提議中進行，直到鐘樓上的鐘聲傳來，提醒大家已過了午餐時間。

“各位先生們，”戴維斯終於發聲，他的神情嚴肅，但口氣依然和藹，“剛才提出的很多建議，我不能保證每一項都能採納。但是，我會成立由各系主任和學生代表組成的專門委員會，將剛才的每一項建議，認真討論。哪一項可以採納，哪一項不能採納，我保證都有清楚的交代。現在，午餐時間到了，相信各位不會樂見我們今天座談會的主講人，韋廉臣牧師，艾瑪女士和她的先生，留在這裡陪大家挨餓吧？我宣布。。。散會！”

學生們和教授們一片鼓掌，紛紛站起，離開教室。那個眉毛“T”字形的學生卻在門口等候艾瑪和高易走下講台。

“艾瑪女士，我能冒昧要您的通訊地址嗎？我想去中國傳教前，還有很多問題需要請教。”

“當然可以。請問您的貴姓大名是。。。？”

“李提馬泰。”